



阎河人家

柳长青

地处大别山腹地的阎河镇,是湖北省麻城市的古镇。今天的人们更习惯称它为阎河。

阎河因其境内有唐代的柏子塔、明代李贽讲学的钓鱼台和十里桃林春色而闻名遐迩,也曾是远近闻名的贫困镇。到2014年,阎河的贫困发生率还超过百分之二十。经过连续多年的脱贫攻坚,这里的贫困面貌发生了根本改变。2020年4月,湖北省人民政府批准麻城退出贫困县序列。

如今,走进一户阎河人家,眼中所见皆是新生活的火热场景,耳中所闻都是振奋人心的时代变迁……

刘世卫家的新房

刘世卫是麻城市阎河镇阎河村六组村民。时隔一年多,我们再次相见时,他正在给新建的房子整理院落,为乔迁作最后的准备。

我问,怎么不声不响,就盖起一座新房了?刘世卫放下手里的铁锹,说这房子是去年开建的,慢慢修整,直到现在才基本完工。他向我们介绍说,房子上下两层,有两百多平方米,总共花了三十万元,一部分是找开公司的舅舅借的,另一部分是这两年跑运输和妻子打工赚来的。

我们去刘世卫的老屋转了转。老屋离新房只有两百多米,也是两层小楼,外墙的红砖都裸露着,有的发黑,有的长满了青苔。虽然如此,屋内的地面却干净整洁,桌椅等家什收拾得整齐有序。

这老屋我来过三次,每次都见到女主人。这一次才问清,二十年前,刘世卫的媳妇就经人介绍,到厦门打工去了。刘世卫留在家中,除了种好承包地,更主要的工作是在附近跑短途货运。虽然有爷爷奶奶搭把手,但刘世卫还是得既当爹又当妈,料理家务,照看孩子。

令刘世卫欣慰的是,他的三个孩子都很争气,每个学期都要为他拿几张奖状回来。他们相互比拼着,拿回了一张又一张奖状,慢慢贴满了老屋的两面墙壁。

2015年年初,一场大雪覆盖了远山近岭和周边大小村庄。货运跑不成了,刘世卫就趁着下雪在家歇息。没想到在

家歇着,人却突然晕倒了。送医院一查,是心肌炎,麻城治不了,转到武汉同济医院。这一年,他十八岁的大女儿正好考上大学,已经十一岁的一对双胞胎儿女也在上小学五年级。他这一病,不仅花光了家里本就不多的存款,连经济来源也断了。通过精准识别,他在这一年成了建档立卡贫困户。

得益于政府对贫困户的政策支持,刘世卫的医药费报销了大部分。大女儿上大学,申请到每年五千元的助学贷款,一对双胞胎也获得了每人每年一千多元的国家助学金。虽然三个孩子的生活费等开销,还要靠他们夫妇提供,但最大最急的问题已经解决。出院以后,刘世卫需要休养,干不了重体力活,村里就给他提供了相对轻松的公益岗位,还为他申办了四万元的小额信贷。待到2017年,刘世卫感觉身体好多了,就筹钱买了一台二手车,重新干起货运。

没有合适的运输活计干的时候,刘世卫家的收入怎么办?生活会不会受影响?面对我的疑惑,刘世卫不假思索地回答,那不会,不跑运输的时候,还可以做其他的事。村里镇里对建档立卡贫困户都很关照,站岗守卡、消毒消杀、打扫卫生、分发物资之类的有偿岗位,都尽量安排贫困户来做。

我说,那你就是一个坚定的脱贫户了。刘世卫点头道:“对,坚定的脱贫户!”说完又笑了,那么自信。

合作伙伴成了亲家

驱车来到凉亭村时,接待我们的村妇主任说我们要带我们去看一户特别人家。我问,他有什么故事吗?她说,他的本事大着呢!

故事的主人公曾红文,是该村八组人。1967年2月出生。他看上去身材魁梧,谈吐清晰,要不是妇女主任介绍,我真不知道,坐得端端正正、睁着一双大眼的曾红文是个完全失明的盲人。

曾红文的妻子比他小八岁,也有残疾在身。加上曾红文八十三岁的母亲十年前也突然失明,这个家庭祖孙三代五口人,三人有残疾。令人宽慰的是,这对残疾夫妇生养的一儿一女都身体健康。

2015年,曾红文家被确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。麻城市、阎河镇和凉亭村

派来三名干部,正式与他家结对子,进行帮扶。他们为曾红文家争取到了政策范围内的最大扶持——他家每月享受低保,又因有三个残疾人,还有额外困难补助和重残护理补贴。

曾红文以前曾为生产队放过牛。我听说过盲人摸琴、盲人说书、盲人按摩,但“盲人放牛”却是第一次听说。曾红文喜欢结交朋友,而且远近还真有几个够意思的朋友。于是就有做牛生意的朋友,在交易空档期,将牛委托给曾红文放养,每次给他四头牛,一天的工钱就有八十元,放养周期三个月。一年下来,曾红文放牛的收入就有七千多元。

尝过甜头的曾红文又想,能不能在替人放牛的同时,除两头小牛自己养呢?至于除牛的钱,可以等到卖牛时再扣。揣着这个想法,2019年开春后,曾红文找到了闵集乡海行新村的袁绪宝。袁绪宝家也曾是贫困户,靠买牛卖牛脱了贫,经营的牛逐渐多了,也愿意找会养牛的贫困户来帮忙。袁绪宝同意赊给曾红文两头小牛,但见他盲人,终究有些不放,于是有事没事就过来看一下。一来二去,就像走亲戚一样,有时袁绪宝一个人来,有时夫妻两个一起来。到曾家来多了,曾红文出落成人的女儿,引起了他们的注意。袁绪宝有个儿子,二十六岁,初中毕业就去广东打工了,还没有女朋友。于是袁绪宝夫妇就起了两家结亲的心思。两家的儿女交往后,也都愿意结这门亲。养牛的合作伙伴就这样成了亲家,算得上是脱贫路上的一段佳话。

现在,袁绪宝仍然只赊给曾红文两头小牛,这是要亲兄弟明算账的。但作为亲家,他又另外送给曾红文两头小牛,这是分文不取的。再加上自有的母牛,曾红文已经养了五头牛。扶贫政策帮扶再加上放牛养牛的收入,曾红文终于在2019年实现了脱贫。

宏亮汽车修理店

我们来到镇区边的一家汽车修理店。店的主人叫胡威,是阎河镇桂花村五组村民,1986年6月出生,今年才满三十五岁,却已经干了十多年的汽车修理。

胡威八个月大的时候,家中失火,

燃烧的尼龙蚊帐落在在他稚嫩的脸上,面部受伤,一只眼睛的视力和一只耳朵的听力也严重受损。不幸的遭遇没有击倒胡威,反倒让他自立自强的念头更加强烈。他读完初中后,就想拜师学门手艺,自己养活自己。麻城市区的一位汽车修理师傅接受了他。就这样,胡威正式拜到师傅门下,当上了汽车修理学徒。

胡威勤奋好学,加之天资聪颖、手脚勤快,深得师傅喜爱,师傅精心传授技艺,胡威心满意足,对师傅更是心存感激。学满三年后,胡威按规矩可以出师,但为了报答,他又帮师傅干了四年。待到胡威回到阎河河自立门户,辗转几个地方后,终于下决心,办起了自己的汽车修理店。

胡威能够成功开店,还得感谢党和政府给他的扶持。胡威和媳妇都是残疾人,他家在2015年被确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,享受了低保和伤残护理补贴。修理店开在他自家新盖的房子里,盖房开店的钱,也多亏了老家房子的危房改造补助,还有镇里帮着申请的小额贷款。再加上亲戚朋友的借款,才把这个店办起来。店址选在进出阎河镇的主干道边,这里车来车往,是个搞修理的好地段。房子的一楼是修理店,可以同时容纳两台小汽车。二楼住人,三楼主要用来放杂物。

现在的胡威,有自己的楼房和修理店,日子过得简单安稳,充实而又幸福。每天,除了接送孩子,他都守在店里,接待新老客户。他说,他要靠过硬的技术和优惠的价格,吸引车主。

闲聊中他还告诉我,2019年,他还清了贷款,实现了脱贫,还被评为阎河镇脱贫先进,到镇里的大会上领回了一个大大的奖牌。

临走时,我才看清他的店名是宏亮汽修。问其来由,胡威说,师傅的店名中有个“宏”字,“亮”是他儿子胡亮的名字,所以就叫宏亮汽修了。从店名看得出,胡威对师傅真是一往情深,也看得出他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向往。

这是个有情有义的人。愿他的日子越过越好。

几户阎河人家,只是麻城五万七千多个脱贫户的缩影。脱贫摘帽,正是他们新生活、新奋斗的起点……

图片来源:影像中国



我与一座城

到澳门读书之前,我并没有来过这个地方。想象中的澳门,是热闹与喧哗的。而当我真的坐上巴士,穿梭在澳门的大街小巷时,脑海中原有的想法渐渐消失。原来,澳门是温馨的,是平和、淡然的。

澳门城市虽小,却多姿多彩。极具特色的建筑,不同语言的交流,各式各样的节日美食,多姿多彩的娱乐时尚,闲适自在的生活方式,都折射出它的万千风情。

澳门别样的魅力,在于其热情、富有个性,这尤其在建筑上得以体现。不管是那些历史文化遗产,还是新建的地标性建筑,抑或是文化气息浓郁的公园,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讲述着不同的故事。古老的房子及碎石路面,与现代摩登的高楼大厦对比强烈。这里的人喜欢把房子刷上一些令人愉悦的色彩,让街道鲜艳斑斓得如同一幅油画。各种门类的博物馆小而精致,隐匿在街道的某个角落,里面的展品却蕴藉着多少时光的故事。那些遍布小街小巷,尤其是路环一带的老房子,总是给人一种特别的舒适感。它们点缀在各方各角,在山腰,在湖畔,在海边,在街旁,交错林立。从它们身上,可以深切感受到岁月的沉淀。

关于澳门的宣传片,总会串联起各种文化节日与美景盛典,从不同的角度展示澳门的韵味与风姿。大大小小的展览,这里似乎每天都有,音乐剧、舞台剧每个夜晚都在次第绽放。一年到头,我从未见澳门有过淡季,只要出门,总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擦肩而过,耳边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语言。市政厅前永远人潮涌动,但是广场却是干净有序的。如此种种,让我求学之余的闲暇生活变得非常愉快,每一天都充满了期待。走过绿树围绕的海湾,走过静谧少人的小巷,都能感受到澳门淳朴的美丽。

澳门这座城市,路少而绕,且以单行道为主。这儿的路边,许多店铺上午开门都比较晚,将近十一点钟了,才见店主打着哈欠开始营业。下午太阳的余晖还未落尽,店就已经打烊。最初的时候,我以为他们工作有点懒散,后来我才发现,这是当地人生活态度平和随性的一种体现,店家似乎并不执着于多赚多少,够生活就好。

澳门的天气似乎也很“随性”,经常变幻莫测,前一秒还艳阳高照,下一秒便狂风暴雨。总感觉澳门的天空很低,抬头看天感觉触手可及,起风时稍微下点雨,高一点的建筑就隐匿在云中。人在街道穿行,举目尽是若隐若现的“空中楼阁”,充满了奇幻感,恍惚间以为自己身处

澳门的大街小巷

甘恬

海上秘境。

我时常思念家乡的饭菜,回到家乡却又十分想念澳门的美食。杏仁饼、澳门豆捞、木糠布甸、榴莲雪糕、义顺牛奶、蛋挞、牛杂、水蟹粥、虾仁……林林总总,说也不全。澳门就是这样,随便走进一家店铺,食罢都会有想写一篇美食推介的冲动,每每让人唇齿留香、流连忘返。这几年得空时,我就拉上同学到没去过的餐厅尝鲜,从未让我失望过。比起那些声名在外的餐厅,街头巷尾做街坊生意的店铺更受人青睐,时常有老伯老太推着小车来光顾。店里售卖的,往往是自上个世纪就有的、一代又一代人记忆中的经典美味。

不知不觉间,我已经在澳门生活了三年多,总觉得它有一种别样的惬意。夜幕降临,精巧的街灯映衬着花朵,将澳门装点得美轮美奂。每次在晚上经过跨海大桥,只见灯火璀璨,像极了温暖的家园,唤起归乡的思绪。海风从脸上拂过,轻轻柔柔的。船停泊在桥下的海上,伴着星光,随着波浪摇曳。这是我记忆里温馨的澳门,也是我心中最美的澳门。



图为澳门城市风光。

图片来源:影像中国

大地